

“我是崔兰仙的外孙，关于姥姥的生平事迹，有些叙述与事实不符，作为后人，我们希望通过媒体还原姥姥的真实经历。”日前，程力刚来到沧州日报编辑部，向记者讲述了抗日英烈崔兰仙的故事。

她是进步学生、杨家少奶奶，更是冀鲁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主任、抗战英烈。她影响弟弟加入抗日队伍、与丈夫各自奔赴抗日前线、最后血洒沙场……随着程力刚的讲述，烈士崔兰仙的形象，愈加丰满、立体、有血有肉；她身后，那支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、那个异常艰难的年代，以及围绕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为我们更真切地认识抗日战争，提供了详实的信息。

外孙程力刚：还原真实崔兰仙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

程力刚向记者展示舅舅崔兰仙的烈士证书。杨金丽 摄

一见记者面，程力刚就从背包里拿出了1950年颁发给崔兰仙公公杨振江的烈属证。上面写着：“兹有崔兰先（应为仙，记者注）同志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，为完成中国人民给予的光荣任务壮烈殉国，其家属应享受烈属待遇。除依法给予抚恤外，特发给此证，以资纪念。”

程力刚，63岁的退休中药师，崔兰仙的外孙。他说，世事沧桑，如今，唯一和姥姥有关的东西，只有这个烈属证了。遗憾的是，烈属证上的名字还写错了。

这个写错了名字的烈属证，就如同流传下来的崔兰仙的故事一样，经历了岁月的磨洗，有些地方已然漫漶不清，需要今人去揭开迷雾，还英雄以原貌。

作为烈士后人，程力刚正在这样做。

走进泊师 探寻姥姥信仰起点

1915年，崔兰仙出生在盐山县旧县镇东街崔家园子一户普通农家。她的父母勤劳朴实，生活比较富裕，育有两男一女。他们视女儿如珍宝，当时的女孩子都在家裹足学女红，他们却把8岁的崔兰仙送去学校读书。

后来，崔兰仙考入位于泊镇的省立第九师范学校（今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）。九师不仅学习氛围浓厚，还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。早在1926年，这里就成立了共产党党支部，有了党的声音和活动。崔兰仙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心，积极投身学运活动，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。这里，奠定了她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。

关于崔兰仙的入学时间，有的说是1931年，有的说是1929年，到底是哪一年呢？

今年5月12日，程力刚来到这所学校。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，当他翻开1933年编印的泊镇九师同学录，看到崔兰仙的名字赫然位列女三班第三页第一名时，他的眼泪顿时下来了。更让他情难自禁的是，这里还注明了崔兰仙的入学时间：1932年，以及她的字：淑芝。

“我母亲都不知道姥姥的字叫淑芝！”

学校刘主任专门陪他在校园走了一圈。刘主任说，泊镇九师从1925年建在这里，一直没有迁址，虽然建筑不是原来的建筑了，但土地还是那块土地。你走的地方可能和你姥姥的脚印重叠。

这番话让程力刚心头又是一热，也更坚定了他寻访姥姥故事的信心。

入党时间 几经查证依然是谜

“关于姥姥的入党时间，有几个不同的版本。有的史料说是1938年2月，有的说是1937年，网上一些文章，前后文还出现了不一样的说法。”崔兰仙到底是什么时间入党的？后人一直在探寻。

程力刚说，母亲生前曾询问过姥姥的老战友：冀鲁边区农救总会主任

娘家住。姥爷回家探望，给女儿取名杨景霞(后改名为崔景云)。姥爷每个月都寄薪金回来，每半年回家探亲一次。最后一次回家是1937年春天。没多久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。听说姥爷所在的部队，在北平南苑和鬼子血战，姥爷受伤突围，和部队南撤了。再后来，姥爷托人捎来一封信和一笔钱，想让姥姥南下相聚。但这时姥姥已经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冀鲁边抗日斗争中，是否回信？怎么回的信？我们就知道了。”

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春，有人从天津捎信给崔步营，说杨新国旧伤复发在天津去世，让家人去处理后事。崔步营急忙赶到天津，在众人帮助下，把杨新国的遗体安葬在公墓。直到此时他才得知，杨新国因战功已升为少将。杨新国遗物中，有一件青布长衫，崔步营认得，那是妹妹崔兰仙亲手缝制的。多年征战，杨新国一直带在身边。崔兰仙1942年为国殉难后，他一直没有再娶。

一门英烈 姐弟双双血洒碧霄

崔兰仙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做杨家少奶奶，但她志不在此。她办学为的是改变贫苦孩子的命运，进而改变这个世界。杨铮侯是崔兰仙的四叔公，他很佩服这个有文化又有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侄媳妇，多次与崔步营说：“你妹妹是女中豪杰，要干大事的。”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中共津南工委策划建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。在崔兰仙的策动和争取下，杨铮侯投身抗日革命阵营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、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创建后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。

“我们家出了两位烈士，除了姥姥崔兰仙，舅姥爷崔步云也是其中之一。”程力刚说。在崔兰仙的影响下，她的大哥崔步营送情报，筹粮款，弟弟崔步云投笔从戎，加入抗日队伍，嫂子和弟妹也都参加了抗日活动，崔家成了堡垒户。1939年，萧华率领部分冀鲁边部队转战鲁西开辟新的根据地。崔步云随部队去了鲁西，从此在山东一带征战。抗战结束后，他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，1947年，在济宁之战中，他壮烈牺牲。

崔步云随军南下后，与家中失去了联系。家人一直不知道崔步云是死是活。

直到最近，他们才通过各级部门及相关史料，知道了崔步云早已牺牲的消息。

程力刚和家人奔赴济宁，希望能找到崔步云的坟墓。然而，置身日新月异济宁城，他们不知从何寻找。手头只有当年三纵司令何以祥留下的那段文字：“济宁之战，三纵广大官兵表现是英勇的，二十七团二营副教导员崔步云，带领四连坚守突破口，在弹尽援绝的最后关口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高呼：济宁是人民的，胜利是我们的……”

当时牺牲的我军官兵的遗体没有来得及收敛，被集体埋葬在济宁南郊。时过境迁，英雄之魂早已融入这片土地。

重返牺牲地 捧一抔黄土带姥姥回家

1942年6月9日，日军开始对冀鲁边区进行规模空前残酷的大“扫荡”。12日拂晓，崔兰仙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博（又名张岫石）带领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，在东光县刘大瓮村南花子坟一带遭敌袭击。为了掩护部队突围，崔兰仙跑向花子坟开枪吸引敌人。战斗打得异常惨烈，最终因敌众我寡，崔兰仙身负重伤，英勇牺牲，年仅27岁。

有人说，崔兰仙是妇救会干部，不是战斗人员，为啥要她留下来掩护别的同志？程力刚和母亲也曾有过类似的疑问。他的母亲向崔兰仙的老战友姚任远、傅素梅等人求证。他们说，当时张博正在发疟疾，崔兰仙带着警卫连冲出包围后，发现张博没有跟出来，她又带着警卫连杀回去找到张博，这时被敌人咬住，为了保护部队、保护张博，她下令给警卫连长，让他保护张博带着部队突围。她说只要部队还在，抗战就有希望。她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部队百十个人的生命，换取老战友的生命。马振华、张博、崔兰仙都是津南工委的人，他们的战友之情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。崔兰仙牺牲后的第二年，张博在庆云陷入日军包围而壮烈牺牲。2015年，他们俩共同被列入全国知名抗日英烈名录。

很多文章中说，崔兰仙参加革命后，便将女儿托付给母亲抚养，母女俩很久也见不上一面。她每次见到女儿，为女儿新做的鞋子总是小的，只好重新量了再做。向程力刚求证此事，他说：“这是真的。姥姥牺牲时，母亲只有6岁。她记得，姥姥牺牲前路过旧县镇，给她量了脚，说要给她做双鞋子。接到牺牲的消息后，到房东家清理遗物时发现，除了文件，还有一双孩子的鞋样。母亲这辈子，一看到新鞋，都会伤心。”

程力刚专程来到刘大瓮村花子坟——崔兰仙的牺牲地。他缓缓跪下，抓起两把曾经被姥姥鲜血浸透的黑土，一时间泪如泉涌。他使出浑身力气，高喊：“姥姥，姥姥，跟我回家……”

事后程力刚说，这声“姥姥”，他憋了60多年。



冀鲁边烈士陵园内塑有崔兰仙半身像。



烈属证是程力刚保存的与姥姥有关的唯一物品。



崔兰仙生前没有留下照片，这是根据其女儿照片及战友回忆绘制的画像。

长征路上百年铜锅可是泊头造？

本报记者 周红红



铜锅底刻有“百年偕老”字样。

一口记录着长征历史的铜锅，静静地躺在青海省班玛县长征纪念馆内。《中国旅游报》记者聂晓民看到后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于是抽丝剥茧展开论证。并根据锅上刻有曾任交河县知县李镜瀛名字等因素，推测这口铜锅有可能产自泊头。果真如此吗？他期待能有更多人提供线索。

铜锅有“百年偕老”字样，是结婚贺礼

聂晓民是青海长征精神传承教育基地的特聘专家，也是长征文化爱好者。2003年开始，走访了红一方面军、红二方面军、红25军长征路的主要途经地。

2019年8月，他去班玛县参加红军长征纪念馆揭幕仪式，在该县的长征纪念馆内见到了这口铜锅。

铜锅直径约20厘米，高约10厘米。锅盖已经破损，锅身上面也打了4个补丁，但上面凿刻的字迹却清晰可见。锅的外底中间是“百年偕老”4个隶书大字，右上有“淑芬女士 纪维先生 结婚纪念”12个字，左下是“李镜瀛、胥好毓、周毓斌全贺”的落款。

铜锅虽然不大且已破损，但仍见精致。而且上面有比翼鸟的图案。锅底的补丁，也可以看出是子弹穿过后补上的。

铜锅是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，送给藏胞的

通过历史资料考证，聂晓民得知，这口锅是1936年7月，贺龙带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班玛县时，留给藏胞的。

这段历史，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商业部部长的范子瑜一份回忆录中也曾提到。当年，范子瑜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会计科长。他说，1936年4月25日，二、六军团过云南金沙江后，考虑到自然气候恶劣、部队行军线长、不容易集中，把此前以连为单位做饭，改成以班为单位。供给部找了一些瓷盆、铜锅、茶缸分到班里。即便如此，过雪山时部队还是减员很多，不少战友长眠在雪山上。

1936年7月，红二、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之后朱德、任弼时、贺龙等带领部队北上，在班玛筹集粮食，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民族团结情谊。战士们把多余的东西送给藏民，这里面就包括铜锅，还有口径很大的铁锅。

藏族同胞也给予了红军很大的支持。一是给红军做向导；二是帮助筹集粮食；三是救治负伤的战士以及掩埋牺牲的战士。

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，有红军烈士墓，有在此安家落户的小红军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这里仍能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。2019年8月，班玛县在县城建成元帅广场，朱德、刘伯承、贺龙3位元帅的雕塑庄严肃穆、傲然屹立，诉说着那段光辉的岁月。

而这口锅，也是那段历史的一个见证。

铜锅上面的李镜瀛，曾做过交河知县

这口铜锅是红军送给藏胞

的，但是不清楚的是，这是红军的战利品还是士绅送给红军的，还是参加红军的人自带的？只有上面李镜瀛等人的名字是确定的。

为了弄清这些问题，聂晓民开始查阅有关李镜瀛的信息。

史料显示，李镜瀛，湖南巴陵（今岳阳人），居大云山，生卒年份未详。清道光8年（1828年）戊子科举人，候补知县。之后，先后在邢台南和、保定、高阳、北京密云等地做过知县，在天津芦台做过通判。咸丰8年（1858年）曾任交河知县，交河县的大致行政区划就是泊头市。

据文化历史专家分析，铜锅上的周毓斌、胥好毓二人应该是当时的社会名流，或者是和李镜瀛有姻亲或同学等关系。在清朝，能用上铜锅的人不多。上面的隶书文字，凹进去的部分还有纹路，比翼鸟图案以及赠予人的名字，都显示这是当时社会富有阶层。

铜锅产地有两种猜想，或是泊头

关于这个铜锅，聂晓民说有两种可能：或者是李镜瀛1865年之前在北方做官时，送人的新婚贺礼，被人带到南方，辗转到了红军手里，也可能是老家的亲属结婚，从北方托人送出去的礼物；或者是李镜瀛1865年回到湖南巴陵县养病，在养病期间送出的结婚贺礼。

为了佐证自己的想法，聂晓民联系上泊头市文化局局长范凤驰。

范凤驰分析，泊头铸造历史悠久，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享有“中国铸造名城”的美誉。有铸造铁锅的历史，也有锻铁锻铜的历史。专业人士很多，手艺人四处谋生的也很多。如果能找到与长征铜锅类似的物件，就会增加更为有力的物证。

一个物件从北方辗转到南方，并经过长征路，也是有前例的。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的朱德用过的毛毯。这条毛毯就是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振堂送给他的。据考证，是董振堂在当时的北平买的，朱总司令带着毛毯走过了长征。

董振堂是邢台人，不少参加宁都起义的将士是河北籍或者在河北驻扎过。由他们带到南方，也不是没这种可能。

聂晓民希望能广征线索，看看铜锅上面“李镜瀛、胥好毓、周毓斌、淑芬、纪维”这5个人，是否有人了解。或者工艺专家能够分析，此锅是哪个时代出品。

从1865年李镜瀛因病离职算起，这口长征路上的铜锅距今已经156年了。如果能确认，这将是长征路上除了泸定桥的铁索是316年之外，时间第二久、大约150年以上的文物了。

